

美、日經濟外交面面觀

周旋華

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後，爲了協助因戰爭而受損的歐、亞洲主要工業國家，曾竭力支援、提攜與扶植其重建工作，且不惜以一千四百三十餘億美元之鉅額協助德、日兩國從事其復興，德、日兩國乃憑藉其固有工業基礎，促成了迅速復興，此外更有平價偏高的美元滋潤了平價偏低的馬克和日幣。美國此舉，可謂用心良苦，但幾曾何時，不幸形成對美物資的倒流，更未想到會引起美元的危機，無法克服的赤字，以致經濟日益困擾，國內一片裁員聲中，國民失業率有增無已。

尼克森鑒於美元在國際市場岌岌可危，而庫存黃金，僅餘價值一〇五億美元之量，創一九三八年以來黃金儲備之最低額，今年上半年美對外貿易逆差赤字已達七億美元之鉅，實爲近八十年來所僅見。因美元之大量外流，不斷增加通貨而呈膨脹，經濟沒有成長率及不景氣聲中，一片裁員，形成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六，乃有今日美國所面臨之三大經濟難題；如長此以往，不予設法補救，美元勢將在國際貨幣制度下徹底破產。美國雖曾一再催促歐洲自由國家，尤望德國之馬克領先升值，但因美元偏高關係，食髓知味之馬克與日幣，遲遲不願升值，美元之一再在歐洲被衝擊，釀成本年五月以後之另一次美元危機造成之擠兌馬克黃金，始而產生浮動匯率，以爲過渡時期適應市場之一種措施，然日幣仍無動於衷，還是表示不願升值。

日本民族性倔強，任何事不肯輕易就範，在尼克森宣佈新經濟政策之前，坐享偏高美元之福，及尼克森於八月十五日晚下令：爲採取經濟措施，實行工資及物價管制三個月，另對進口貨物，從價增收百分之十附加稅，此一經濟政策發表後，予日本人之晴天霹靂，於焉震塌了廿五年來的美、日經濟提攜。

日本政府對美經濟關係早有預感，即以紡織品一項輸美而言，美、日經濟貿易之齟齬，勢將影響美、日外交關係，更可能有礙於琉球之歸還；佐藤首相有鑒於此，故於本年七月五日內閣改組所安排的人事中即可窺見其一般。此次改組，主要在於財、經、外交，故除外務省、通產省及大藏省之三位大臣外，其他多獲蟬聯，佐藤想以搬搬位子來調整美、日經濟合作，改善兩

國間外交關係，以緩和彼此經濟貿易之嚴重性。

尼克森政府雖經多方設法，挽救美元，平衡收支解決國內經濟困難，然均於事無補，仍然赤字累累，更難減低國民失業率，如無適當斷然措施，實難以拯救美國之經濟。故尼克森下令管制凍結物價三個月，以觀成效，另附加百分之十進口稅。此一措施引起了歐洲各主要貿易國家的注意，消息傳至安定中的日本，有如獅吼，震驚了全國上下，反應最敏感的，當以東京股票市場，一聽風聲，甦醒了日本廿餘年來一直看漲情勢的股票，其中如電機、汽車及造船等之股票竟一瀉千里，直線下降，形成不可收拾。續而提醒了日本市場，物價普遍高漲，且在八月底二週中，東京的日本銀行竟吸進了四〇億美元之鉅，乃迫使日本，不得不將日幣與外匯的兌換率宣佈隨歐洲各國幣制也採浮動匯率以因應。不數日，日本政府與日本銀行又宣佈，將不准日元升值的比率超過西德的馬克，如有超高趨勢日本銀行將採取干涉；日本人認爲日元如在各重要貨幣之間，達到最高匯率，勢將削弱日本在國際貨幣基金會議中談判之地位。高度工業國家的日本因尼克森之新經濟政策而導致一蹶不振，幾成日本廿五年來未有之空前情勢。

尼克森之新經濟政策，主要在復興其自身之經濟，渠認爲如果美國的生產無法增加，美國將不但不能維持現有之國際地位，除美元破產外，勢將淪爲二流國家，故渠亦以保護關稅政策來刺激國內從事大量生產，進而大量外銷，如美國貨不能在國際市場上與歐貨及日貨相競爭，則似無法改善其收支平衡，更難保持其工業領導國家之權威。此一措施乃迫使日幣，拖延不肯升值，終以浮動匯率應對世界潮流，日本未能貿易自由化及其日元偏低狀況一直在保護關稅政策下依賴美國而生存，茲因此一新措施，一改而爲平等關係，着實使日本人慌了手脚。

據日本通產省大臣田中角榮估計：日本對美貿易之輸出，受影響者將近卅億美元之鉅；即以日本對美國輸出以二四〇億美元計，因美附加百分之十進口關稅，故日本將至少影響百分之十。歷年日本對美的輸出，概約百分之三，東南亞約十分之三，其他世界各地約十分之四，而共產集團總共不過百

分之六，倘若美國貿易額真正實減十分之一，即為廿四億美元，此廿四億美元物資，日本將難以銷出，如對東南亞各國再加廿四億美元之商品輸出，依目前境況，實無可能，充其量不過一、二億美元而已。尼克森這一新經濟政策對日本之嚴重性，可想而知。

這次經濟貿易白熱戰不怪日本要抱怨、憤恨而忘恩負義甚至要反美了，新任外務大臣福田起夫申言，亦要來個提高進口關稅而示抵抗報復。但尼克森早有成竹在胸，美國輸出總值，僅佔其國民生產額約百分之五，而日本輸出總值，佔其國民生產額高達百分之十二，尤其日本輸美物資，將近日本輸出之三分之一，這項比率美國人有恃無恐，故美國的官員很快申明：美國已向世界各主要貿易國家表明某些國家的「報復性」恐嚇，將不能使尼克森取消他為了阻止美元外流，造成經濟不景氣，而採取的進口附加稅措施，任何不成熟的減輕進口稅和解除其他的限制，都可能使美國收支情形的長期改善受到阻礙。尼克森為了決心達成改善美國收支的目的，美國的貿易對象假如反對美國課徵百分之十進口稅，而採取報復行動，將會反害自己，并增加自己目前的金融和貿易危機；在這情況下，正意味着美、日間的貿易將背水一戰。

美國之措施，固為挽救本身美元及經濟之手段，而共匪之乒乓外交亦有關係。美國鑒於日本之經濟繁榮，號稱「經濟大國」，且將變為「政治大國」，故一再催促希望日本對亞太區域的和平安全，應予貢獻力量，如日本僅以其本身之經濟繁榮自保，未能對亞太國家伸手援助，即使在其核子傘保障下，捨此實無法足以維持其「經濟大國」轉為「政治大國」於不墜。然日本人一再拖延不易就範，非到一九七五年方允以國民總生產額百分之一援外，致使美國難以理解與同情，認為毫無真正負起保衛亞太安全的責任，日本人只想賺美國的偏高美元，自命經濟大國而夜郎自大，除為自己的領土擴張，繁榮自己之經濟，增加其本身國力外，其他一概不管，更對於接充美軍一旦自西太平洋撤退後所遺的防務空隙，漠不關心，美國有鑒於實際情況，所謂加強亞太區域安全與政治經濟合作，徒呼奈何。

美國之扶植日本，向為共匪所仇視，目前共匪之仇日心理，僅次於反俄，共匪為此乃有乒乓笑臉外交，可能有「聯美抵俄」及「親美抗日」之策略。尼克森決定訪問匪區，莫斯科反應最快，他立即譴責共匪出賣河內，西貢亦繼而指出越南不容出賣。總之，尼克森之訪匪，業已激起世局的劇變，目

前僅係開端而已，將來如何發展，誠難預料。

佐藤譴責美國，尼克森之將訪匪區，竟不事先通知而有懊喪，再以美國之實行新經濟政策，日本人認為難有招架而被輕視摒棄之怨聲，日本人更認為無法確定美國是否還有意繼續協助日本，作為對匪的一股平衡力量。目前日本確有張惶失措，站在十字路口徘徊之趨勢，其外交政策是否會因此而有所動搖，實為不可諱言之事實。惟美國國務卿羅吉斯為安撫日本計，特又為尼克森政策辯護稱：美國在改善與匪關係的同時，不應忽視日本，因日本乃一富有工業動力之國家，我們必將顧及各方利益。日本獲此申明後，乃報以日本外交，仍是唯美馬首是瞻；內心如何想像，日本人心自明。

——上接第51頁——

的地位，在俄共看來，毛澤東思想對於俄共領導地位的威脅，遠比毛共在長達一萬多里的中俄邊界上配置重兵，造成劍拔弩張的形勢為嚴重，要貶低、和撲滅毛澤東思想，提出新的思想理論研究的成果；尤其在發展民族經濟和國際經濟方面提出具有預見性質的文件，是當務之急。

最近發表的「綜合綱領」，其中引人注意（更可能引起毛共猛烈攻擊）的，是這個綱領的第四章第十七節第六條的規定，原文是：

「任何非經互會成員國的國家，可以全部或局部參加實現綜合綱領。凡是贊成綱領的宗旨和原則的國家，全都可以參加。

「凡是非經互會成員國的國家，願意全部或局部參加實現綜合綱領者，須向經互會秘書處申請，在經互會參加綜合綱領的全體成員國同意之下，這個非成員國的國家參加經互會各機關工作的條件，是審議與綜合綱領有關的問題，或者這個國家的參加實現綜合綱領，由這個國家與經互會之間的協定決定。同時，在必要時，協定中可以決定這個國家參加實現綜合綱領所規定的一些個別措施。」

從這一條的規定看來，今後的經互會的組成份子和它的活動空間，將不限於蘇俄及東歐六個共黨國家和偽蒙，除了南斯拉夫已參加該會的工作之外，將再吸收更多的非成員國，這些成員國可能是共產國家，也可能是非共產國家，譬如亞非拉地區所謂「面向蘇俄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的開發中國家。所以，在蘇俄提線之下經過經互會第廿五次大會通過的經濟一體化「綜合綱領」，既有其填補馬列主義未能預見的思想理論的意義，也有對毛共、對資本主義（特別是對美國和共同市場）展開一場新鬥爭的作用。其意義非常重大，有待進一步廣泛深入的研究。（完）